

1
那天是母亲的90大寿。尽管天公不作美,一大早便下起了阵雨,该来的客人仍然都来了,舅表兄、姨表姐……本家的兄弟晚辈们,一下子挤满了3大桌。
喝酒。
敬过了老寿星,开始自由地碰杯了。不约而同,大伙儿把目标全锁在了明辰身上。并非拿他当外人,虽然桌上只有他和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在座的谁不知道他是我的铁哥们呢?铁到情同手足,铁到推心置腹,铁到自母亲66岁开始过生日起,他年年来为母亲祝寿——无论我们同在乡下,骑单车也好,或是后来我迁居城里,乘汽车也罢,从不间断。

正由于铁,我也想让他多饮几杯。因为,大概曾酿过酒的缘故吧?他非常爱酒且海量,尤其和知己们相聚的时候,更喜欢喝个尽兴,千杯万盏醉不倒啊!

然而没料到,两轮酒过后,明辰竟有了些许的醉意。不过,很文明,既不吆五喝六,也不污言秽语,只是两眼朦胧眨一眨,眨一眨,旁人难以瞧得出来。

幸亏我发现得早,宣布:不许劝酒了。花至半开酒饮微醺,咱们喝个恰到好处。再次意外。明辰却冲我摇摇头,那意思:没事儿,别让客人们扫兴。

我简直糊涂了:这不是明辰的酒量,他该欧阳醉翁一样,“少饮辄醉”;这也不是明辰的风格,他一向沉稳中见豪爽,话贵,可绝不至于贵到闷葫芦似的只一味地“干杯”呀?

“莫非……”我蓦地忆起师妹求我的事儿来,旋即又否定了:明辰哪会鸡肋鼠肚呢?而直觉告诉我他确实有心事,在借酒浇愁。

2
醉了。明辰醉了,醉得很农民——勾着头,眯着眼,闭着嘴巴,鼻孔一抽一抽,发出

平平仄仄的鼾声;被岁月犁进额头的皱纹,似乎还流着阡陌荡起的泥土味——完全的一副庄稼汉累了,田间打盹的样子。

我感到了陌生。
这真是我亲如兄弟的朋友吗?不!他应该是斗酒百篇的诗仙,即使醉了,也要举杯邀月,醉出别一种风采来。
记得我们初相识时,都刚刚十五六岁。那时,他已经在《河南日报》上发过了几首短诗。因此,喜欢读报的我,尚未谋面,脑中便深深烙下了他的大名:王明辰。
后来,我做了公社的代课教师,恰恰分

兄弟
姚化勤

到了他们村的学校里;巧得很,他刚好是兼管学校的团支书(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于是,我们开始了来往,相知日深,成了莫逆之交。

正值青春气盛的年华。我们常约上另两位朋友,一起谈文学,谈事业,谈理想……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的话并不多,但智慧、幽默,见解独到,末了,往往会引句毛主席的诗词作结,道声“粪土当年万户侯”,顿增几分慷慨,颇有点儿领袖早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那言语间闪烁的才气,每每令我钦佩不已,自叹弗如。可以断言,如果环境适宜,他肯定会大有作为,甚至成为诗坛或政坛上的一颗新星。

可惜,造化弄人。明辰终于没能走出家乡的黄土地。究其原因何在?即使“文革”期间,没有高考的机会,凭着出身贫农,根红苗正,他也应该被推荐上大学呀!可他?和我几

乎无话不谈的明辰,偏偏闭口不谈此事。我也不便深问,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年年地壮志消磨,一年年地大众化,一年年地庄稼汉起来。

3
其实,明辰并非全无进城的机会。听说,在县委工作的大哥,曾经给他谋到份粮库的工作,可他上班一段时间,便毅然地辞职了。

“多金贵的饭碗呀,说扔就扔了!知道不?当初进粮库的临时工都转正了,牛气得很哩!”另一位朋友和我议论起他来,语气里

充满了惋惜。
我却理解明辰的做法。
我猜想,正因为那帮子人牛皮哄哄,他才不屑与他们为伍。再说了,做临时工需要处处瞧领导的眼色办事,有着诗人的清高和骨气的他,怎么可能去仰人鼻息,为五斗米折腰呢?

此后,明辰一直干农活。田野的风刀霜剑,一点点、一点点地割去了他昔日的风度和锐气,也劫走了他早年的文学情结。毕竟诗歌当不得饭吃啊!生活中太多的现实和无奈,他不能不重蹈祖祖辈辈走过的路;娶妻生子,建房砌院,将青少年时的雄心壮志,默默地转换为发家致富的梦。
当然,仍不甘平庸。乡镇企业热那阵儿,他在全乡率先办起了酒厂,而到底禀性难移,长年养成的文人性格,又使他疏于应酬,不善经营,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结果,

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仅仅四五年的光景,就被迫停产了。于是,他对企业也心灰意冷,越发的“田间地头”,越发的“鸡鸭牛羊”了。

4
真像彗星一闪,昙花一现,眨眼间,我的朋友已经由记忆中的翩翩少年,成了眼前鬓发半白的“田舍翁”了。他的人生充满了变数,独独对我们的友情始终如一。

且不说其他,连续为母亲祝寿25年,不管路程远近,风雨无阻,亲生儿女儿人做得呢?

明辰做到了。尤其今年,他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二孩子大专毕业,找不到工作。弟妹曾问过我能否帮忙。按说,我的命运要比明辰稍好一些:“文革”结束,高考恢复,我以“民师”的身份,侥幸进高校镀了层金,现在供职于市里的一家新闻单位,偶有文字见诸报端,大概在乡亲的眼里算得个“人物”了。岂知,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弟妹托付的事,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却一无所获,结果,孩子南下打工,谈好的对象也“吹”了。我没给明辰作任何解释,用不着。母亲生日,他照样冒着雨,跑了150里路,赶来祝寿。不过,意外地喝多了,会不会是心情欠佳导致的呢?

更令人意外的是,喝多了的明辰一反平时的凝重和沉静,“迷糊”一阵后,突然站起,走到母亲的面前,扑通跪下,说:“大妈,我就是您的亲儿子……”

那一刻,我瞠目结舌;继而,眼潮了。
男儿膝下有金啊!何况是明辰——从不会向人屈膝弯腰的明辰!而他的酒后真言,难道仅仅是向母亲表达一种情感?有无言外之意呢?

我的心头蓦地袭来一股内疚。无论是否能为他分忧,明辰都把我当成了哥哥啊!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哦,对了,明辰,咱们是亲兄弟,今生今世……

守住清廉情为民(歌词)(外一首)

薛顺名

我们的纪检监察干部(歌词)

为了党徽的闪光,你把神圣的职责肩负;
为了国旗的尊严,你在需要时挺身而出;
为了历史的重托,你在法纪面前从不让步。
任凭山高水远路险,挡不住你前进的征途;
任凭风霜雨雪雷电,改变不了你无尽的追逐。
我们可信可敬的纪检监察干部,
维护着法律尊严你义无反顾。

为了国家的命运,你把立党为公铭记心头;
为了人民的利益,你吃着别人从未吃的苦;
为了造一方净土,你在名利面前总是让步。
都说你是一把利剑,一身豪气铮铮铁骨;
都说你是一丛绿树,带来了春天的祝福。
我们可亲可近的纪检监察干部,
维护着公平正义你尽显风流。尽显风流!

晨(外二首)

李国印

春天里的心情 暖
夏天里的心情 酷
秋天里的心情 实
冬天里的心情 铁

调皮的风 以四种颜色
四种心情 唱着四季歌
——春、夏、秋、冬

寻找即将丢失的“雨”

清晨,太阳刚刚醒来,一只黑手帕
就大胆地捂住了它的眼睛
太阳神伸了个懒腰
又进入了如意的梦

天公大怒,瞪大眼睛连咳了几声
太阳神出了一身冷汗
嫦娥手抱玉兔还未把它的梦扯碎
夜幔就飞速落了下来

它梦见嫦娥的醉眼很好看
它又看到嫦娥把眼泪洒向人间
有一滴眼泪落在一朵桃花上
瞬间,桃花含笑睡去

这时
天公又将太阳神、嫦娥都放了出来
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空气湿漉漉的 偶尔
传来几声蛙鸣和老人的咳嗽声

我隔窗向外张望
几只小鸟从房檐下飞上树杈
叽叽喳喳呼唤着失散的儿女
但还有一只小鸟探出头来
在焦急地寻叫、等待着

《父亲的麦场我的星空》

戚富岗

父亲枕着刚下场的麦草
我枕着父亲浸着汗水的青草
漫天星斗枕着我的思绪
把一个
弥散着纸烟气息的陈年故事
揉碎
撒在无尽的辽阔里
让它连同虫子的叫声
一起飘入我三十年后
被钢筋水泥构筑的夹缝



民以食为天。在老百姓眼里,麦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宝贵的口粮,麦收是最神圣的事情,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活。

节气到了小满,麦尖逐渐泛黄,布谷鸟叫了又叫,农民们开始为麦收做好准备。

俗话说:“早修农具早打算,莫等麦熟打转转。”麦收第一要准备的就是农具,俭省惯了 的村民把上一年的农具从老屋里翻出来,左捣腾右捣腾,重新修理一番,实在不能用就到集市上去买新的。这个时候乡村总是逢会,叫“小满会”。会上,卖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农具。农民把农具放到手里试了又试,挑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比划着拿个姿势,看顺手不顺手。如果挑到称心如意的农具,总是憨厚地笑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农具准备好了,还要造场。那时一个生产队造一个场,场的面积很大。场地一般造在靠路的地方,这样方便将各个地块的麦子集中起来;场的地势要高,以防进水。场地选好后,就开始了碾场,用石碾一遍一遍地碾实碾平,碾出亮亮的一层皮,停几天,再用水泼一泼,撒上碎麦秸,然后再碾再轧,碾得瓷瓷实实,这样打场时,就不会把麦子轧进土里,也不会把浮土混进麦子中,打出的麦子干干净净。

造好场,磨好镰刀,村民们铆足劲就单等收麦了。昨天还略微挂黄的麦子,一夜热风,就熟透了。于是天还没亮,大家便握着早就磨得飞快的镰刀下地了。麦田里人影绰绰,人们弯着腰,一个撵着一个地挥舞着镰刀,谁也顾不上说话。当太阳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晚起的红脸,老人和孩子们提篮端罐地往田间地头送早饭时,麦地里一捆捆的麦子已顺着麦垄排成长长的队伍了。

割麦子是农活中比较累的活。当时父亲在工厂上班,生产队割麦子的任务就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很能干,我现在清晰地记得母亲割麦时的样子,她的腰身朝一垄垄的麦穗深深地弯下去,一手揽过一把麦子,一手挥起磨得雪亮的镰刀,抡圆胳膊,刷刷地划着优美的弧线,黄熟的麦子,便在母亲的镰刀下一丛丛地倒下。割完一块地的麦子后,母亲把麦子打成捆,然后装车,拉向打麦场。如果说割麦是比较累的活,那拉麦就是最累的活。刚割完麦的田地比较松软,拉麦的架子车装得又很高,所以拉起来很沉,要是过田埂和路口就更困难了。有时我帮着母亲推一下,母亲就说轻快了许多,露出欣慰的笑容。

捡麦穗是麦收记忆中既苦涩又有趣的事情。那时,小麦产量很低,一亩地也就三百多斤,人们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白面,所以把麦子看得很金贵,地上有一粒麦子也要捡起

来。生产队麦田的麦子割完全部拉走后,麦田就要罢园子,允许村民们去捡麦穗。于是家家户户大人小孩早早地来到地头,单等队长一声令下,就赛跑似的奔进麦田,去拾捡那本来就少而又少的麦穗。人们有的用手捡、有的用筛子筛,一个麦季下来,也能捡上一篮半篮的麦子。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这小小的收获也给农家带来极大的快乐。

麦子进了场,生产队先把麦秧子垛起来,然后一场一场地打。打场要先晒场,就是把垛起的麦秧子摊出来,让太阳晒干,晒一会再翻一次。中午,开始碾场了。几个壮劳力赶着骡马拉起的石碾一起上阵,只见他们左手牵着牲口的缰绳,右手举一把长鞭,不时在空中甩几下,发出叭叭的响声,令围观的人羡慕不已。等到麦秸渐渐轧碎,麦粒完全从麦秆上脱落下来,就碾好了,然后起场。用木杈把麦秸叉去,再用耙子搂去那些长秆,把剩下的麦糠麦子,顺风推成左右两堆,就可以扬场了。扬场是个技术活,一般由农村的老把式执锨。爷爷就很在行,只见他满满地铲上一锨,逆风向上抛去,风把麦糠吹得远远的,麦粒却在上风头沙沙地落下来,打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那是让农民心碎的音乐。一小会儿就扬出一大堆麦子,椭圆形的麦堆,金光闪闪的麦粒,黄中带红的颜色,看着就让人高兴。

打场也有麻烦的时候,有时刚把麦秆铺好,天有不测风云,又要下雨了,这个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赶紧把铺好的麦秧重新垛起来,用塑料布

盖好。

最令人留恋的还是乡村的打麦场。打麦时,生产队里上百口的人几乎都到场,就连种菜园的老大爷也挑着洗好的黄瓜、番茄来助阵,在这里人们体现出了协作精神、团队精神。打麦场上,有劳动号子、有欢声笑语、有家长里短、有乡村趣事,这里是乡村大舞台,是乡村最美丽的风景。小朋友们更是高兴,在打麦场上来回跑,躲这藏那地互相追逐着,到了晚上,玩累了,躺在麦秸窝里就睡着了。

生产队打麦很慢,一场一场地打了将近一个月,终于将麦子颗粒归仓。于是,麦收进入了最后一道工序“垛垛”。人们将碾碎的麦秸堆成山一样高的麦秸垛,留着喂生产队的骡马等大牲口。垛垛也是乡村庆祝丰收的时候,生产队要蒸白面馍、炸油条,让村民们大吃一顿,到这时一年一度的麦收才完全谢幕,村民们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让他们兴奋不已的打麦场。

现在,麦收用上了联合收割机,一个麦季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够了。麦场已成为历史,但关于麦收的记忆,却让人不能忘怀。